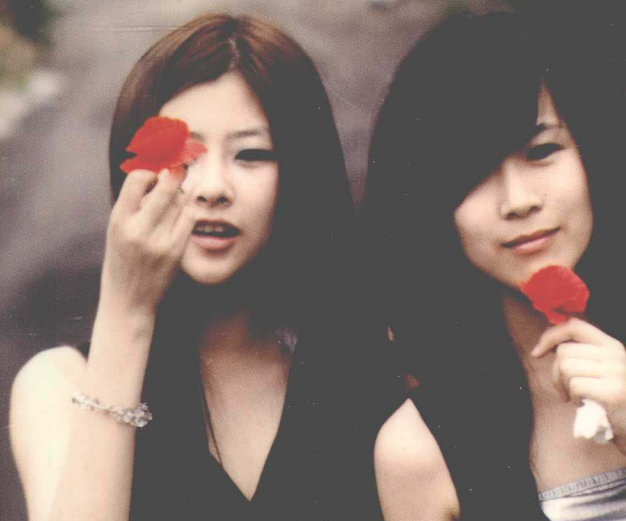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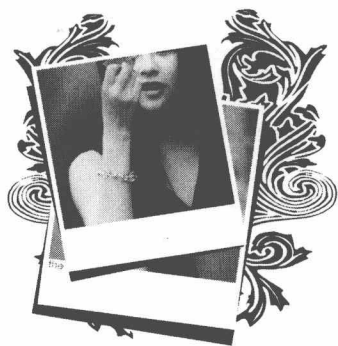
80后围城

the 80s' fortress besieged



沈诗棋 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



the 80s' fortress besieged
8 0 后 围 城

沈诗棋 著

责任编辑：申敬爱

装帧设计：花木工作室

责任校对：丁纪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80 后围城 / 沈诗棋著. ——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 - 7 - 5449 - 0799 - 6

I. ①8… II. ①沈…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0401 号

80 后围城

沈诗棋 著

出版：延边人民出版社

（吉林省延吉市友谊路 363 号，<http://www.ybcbs.com>）

印刷：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延边人民出版社

开本：700 × 1000 1 / 16 印张：20 字数：22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 - 7 - 5449 - 0799 - 6

版次：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the 80s' fortress besieged
8 0 后 围 城

你爱我什么？

你活力四射，你的眼中
不曾有着忧郁，你的心里充
满希望，我爱你，只是因为
你是你。

只是因为我是我？那么，
我们开始恋爱吧！

Part. 1

6月的上海，如同蒸笼，正午的太阳让空气静止，似乎能够感觉到柏油马路隐隐散发的热气在一点点升腾。没有风，周围的一切都静止不动，树叶、弄堂里晒的衣服、路灯上的广告、甚至匆忙赶路的姑娘如瀑的长发。

浦东正大广场的门口，人群中站着这样一个女孩，高挑的个子，清瘦的脸庞，随意的穿着。静静的，淡淡的，跟周围匆忙行进的人群产生了鲜明的对比。她站在阳光下，没有打伞，强烈的紫外线照射在她白皙的皮肤上。

阴凉处，一个提着公文包的男子默默地注视着这个女孩，仿佛一幅优美的画面。她时而走来走去，时而摆弄大大的单肩包的包带。这种天气里站在太阳下，不光需要些勇气，也需要体力。男子想，假如这个女孩继续站下去，总有一刻会突然中暑倒下，那么，自己便可以冲过去英雄救美。男子的眼里闪过一丝得意和一种期许，这种期许是生活在上海的形形色色的男女眼中共有的，就是——时时刻刻期待着艳遇。

眼前的女孩安静得似乎不应该出现在这个繁华的都市。清秀，

安静得似曾相识，像是电影中欧洲某个广场上的女画家。男子点了一支烟，继续默默地欣赏，突然听见一声很恶俗的并且声音巨大到周围都会听得无比清晰的手机铃声。“爷爷，您孙子给您来电话了！爷爷，您孙子给您来电话了。”声音在女孩按了一下接听键后中止，随之传出京味十足的声音，“娘们，我等了好久，丫都快到了。啊？到了？哪里？好了，看到了，挂了。”随后，在男人的眼里，女孩用着跟刘翔奔跑起来差不多的速度冲向了一辆黑的闪亮的7系宝马，在车门发出“砰”的一声之后，那头长长的黑发消失了，黑色的宝马驶入了车河，慢慢地离开了男人的视线。

像是梦醒，男人掐掉了烟，抬头看了看烈日，如同午睡被惊醒。是啊，这里，始终是上海，中国最繁华的都市，那个女孩……男人笑了笑，在商场橱窗玻璃里看了看自己笔挺的西装，默默离开。

太阳肆无忌惮地照射着大地，路面被烤得发烫。燥热的空气中，高楼，车辆，黄浦江似乎慢慢地被烈日征服，散发着同样的热量，静止的热浪中只有马路上疲惫的车辆和温度逐渐升高的黄浦江水在始终用着不同的速度前进。

此时此刻，车的主人，确切地说是驾驶者在等红灯时摆弄着自己的头发，后视镜里映出一张完美无瑕的脸，细细的声音如同棉花糖般弥漫在宽敞的空间里。

“你着什么急啊，Coco等行李要等多久，现在浦东机场等国内的行李都会很久，更别说是国际的了。好不好找一个凉快的地方等会儿，不怕中暑啊？”雅文笑着看向满头大汗的苏薇。

“喂，雅文，Coco只是让咱们接机，没说为什么回来么，没见过一个留学生三个月可以回一次国的。”苏薇从包里拿出粉色的吸油面纸，对着镜子，轻轻地把吸油面纸压在鼻子上。

“宝贝，这充分说明21世纪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发现上海比悉尼好，所以，他们不遗余力地为航空事业作着贡献。”

“这个丫头，我总觉得有事，以前她也不过是半年回来一次。”

“小孩子的想法，跟咱们怎会一样？”

苏薇笑着说道：“别把我们说得那么老，也不过就是比她大个四岁而已吗。不过，这个小家伙要回来，想起来就很开心。”

车子快速地驶向浦东机场，雅文纤细的手指摆弄着方向盘，嘴角挂着一丝不容易被人察觉的微笑。车子里满是妩媚的香水味道，独特的香气弥漫着整个空间。小东西，又要回来了，电话里掩饰不住她的兴奋，一定要回来面谈，似乎要告诉雅文一个多大的秘密一样。记忆慢慢回到了那个不那么寒冷的冬天。

两年前的余姚路，一辆红色“奔跑”前，雅文在歇斯底里地打电话，电话另一边是电影学院一个大一的学生。扣上电话，气急败坏的雅文靠着车抽烟，打量着从夜店进进出出的时尚男女。寒冷空气中，皮草外套中饰亮片的背心若隐若现，姑娘们扭动着酒醉的高跟鞋艰难地走下台阶。在夜色的衬托下她们显得分外妖娆。不时有豪车慢慢地驶入狭窄的停车场，直到停满了所有的车位。其他车子则停在路边等候，不住地鸣笛，让雅文的心情更加烦躁。

一辆深蓝色的“捷豹”跑车稳稳前行，直到停在一个放好预留车位标示的位子前。保安快步地跑上前，移开那个看似笨重而且被无数车辆嫉妒的荧光色标示，恭恭敬敬地敬了礼。“捷豹”终于停到了那个车位上，发动机的声音也慢慢地安静下来。停车场的角落里走出一个身材不高有点驼背的男人，他的衣装褴褛，深蓝色的工作服上满是污渍，脚上的破棉鞋不争气地破了几个洞。男人艰难地向“捷豹”移动，用手里大大的鸡毛掸子作拐杖。直到走到跑车前，仔细地用鸡毛掸子擦拭着跑车本就没有一丝灰尘的顶棚。成束的鸡毛有节奏地在车的全身移动，车子在鸡毛掸子滑过之后，似乎也变得更加蓝艳明亮，毫不客气地在夜店门口的霓虹灯下骄傲地占据着那个只有VIP才会特殊保留的车位。直到做完了一切，男人走到车身的左侧，对着玻璃窗低头作揖。车灯灭掉了，车窗慢慢下落，一只做满了法式甲的纤弱的手从车窗扔出了一张纸币，随后车窗缓缓上升，把车里和车外的一切隔绝。

雅文扔掉了手里的烟头，烟头悲哀地掉落在地，被雅文高跟鞋的金属跟狠狠地踩了两脚，瞬间被压得扁平。“这就是上海，就是钱钱钱，帅哥都跟富婆跑了。”雅文自言自语地准备上车回家，突然被人群中的喧闹吸引。

人群中，一个嘻哈女孩拉着另一个黄发女孩不放。旁边一个穿着肥大牛仔褲的男孩不住地拉着黄发女孩往后退，顺势推着嘻哈女孩，明显的二对一。三个人伴随着夜店传出的 House 音乐大声争吵。震耳的音乐，嘻哈女孩的英文，男孩子嘴里细碎的上海话混杂在一起，场面混乱。周围人都饶有兴致地观赏着表演，指指点点。远处开始有隐隐的警笛声。

人群中突然有人大喊：“警察来了！”

不知是哪里来的力量，雅文冲上去一把拉住嘻哈女孩说：“上车！”说着拉住女孩的手，逃出人群。很快，“奔跑”把夜店以及门口熙熙攘攘的人群丢在脑后，女孩坐在车上，嘴里哼着 hip - hop，开心得如同刚刚听完一场演唱会。

“你为什么这么大胆？不怕他们打你吗？”雅文一边踩着油门，一边问。

“不为什么。”女孩若无其事地哼着歌。

“敢上我车？不怕我找个地方把你卖掉？”雅文不住地看向后视镜，确定没有车跟上来。

“你不敢。”女孩骄傲地看着雅文，睫毛如同两把黑色的小毛刷，把本是蓝色的隐形眼镜衬托得古灵精怪。

两个人会心地笑，像是电影里男女主角逃离了一场劫难，有着难得的默契。两人找了一家大排档。从女孩的口中，雅文得知，她叫黎可，英文名 Coco，祖籍福建，五岁时跟父母移民到澳洲，家里有亲戚在国内，所以经常回国玩。在雅文眼里，Coco 跟很多人不一样，她似乎永远被幸福包围，并且不知为什么，她的字典里没有“害怕”两个字。

大排档下，两个女孩旁若无人地大笑。对雅文来说，这一天是

美好的，虽然少了一个小白脸，但是多了一个姐妹，刚才的不快消失得干干净净。这个自己从夜店门口捡回来的小女孩有着健康的肤色，爽朗的笑声，毫不吝惜地展示着自己的好身材。

也许，冥冥之中，很多人的相遇是注定的，情人之间如此，朋友也是如此。想到这儿，雅文得意地笑了。

“雅文，你这个车子什么来头？”苏薇的话打断了雅文的思绪。

“认识个男人，把车让我开，我就索性开了。”雅文揉了揉有点酸痛的肩膀，上海，似乎没有一天不塞车。

“真有自己的，也不知道你在哪里认识这样的男人。”

“你要是要，我给你介绍。还不是你不喜欢，跟钱有仇一样。”雅文说着耸了耸肩。

“说不好，不过真的觉得一部分有钱人还是不错的。”

雅文开始宣讲自己独特的“男人定律”：“俗话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首先，我并不找那种土得掉渣的暴发户，或是大肚子秃顶的叔叔，钱绝对不是唯一的条件。只是钱有的时候可以衡量出一个男人的价值，有赚钱能力的男人大多比较优秀，有一定的社会地位，那么他的目光会比较远大，也懂得欣赏女人，况且两个人在一起不会过多地计较钱的问题。没听过‘贫贱夫妻百事哀’吗？我选择的男人一定比较优秀的，跟他们在一起可以长些见识，开阔视野。”

“那么帅哥呢？”

“苏薇，我是个很直接的女人，会把自己喜欢的，很直接地表达出来。几乎每个女人都喜欢帅哥，因为外貌出众的男人会第一时间刺激女性的视觉神经，如同身材火辣的美女可以刺激男人的肾上腺素。假如一个男人没有知识没有文化，但是长相身材无与伦比，我相信没有哪个女人会不喜欢的，只不过大多数人放在心里暗暗叫劲，而我是直接说出来罢了。”

雅文挽着苏薇的手，如同等待久归的情人般踮起脚跟。一边说

着自己独特的“男人定律”，一边有点焦急地盯着从国际航班出口走来的形形色色的推着大箱子的人，搜索着 Coco 的身影。

人群中出现一个装满名牌皮箱的行李车，棕色的 LV logo 的皮箱挡住了她们的视线。推车的女孩有着红红的头发，亚洲美女小巧的脸庞，鬼妹般前凸后翘的身材，古铜色的皮肤让本来结实丰满的身材更加健康。露脐装，超短裙，高得吓人的鞋跟。

“宝贝，你回来了！”

三个女孩抱成一团，兴奋地大叫，全然不顾周边人。

“快看看你，又去晒太阳了吧？好多中国女孩都向往这种古铜色的。”雅文拉着 Coco 的手，如同姐姐打量远行归来的妹妹。

“这个？”雅文和苏薇的目光同时锁定在 Coco 左手无名指上那颗大得刺眼的钻石上。

“这不是你自己买的大戒指吧？这么闪？”苏薇握着 Coco 的左手，不解地问。

“是真的钻石，很大吧，我结婚了！”Coco 下飞机说的第一句话就让两个女孩愣住了。

阳光洒在 Coco 脸上，左右两耳加起来的 14 个耳钉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同时发亮的还有那枚光彩夺目的钻戒。Coco 用这只戴着钻戒的手，摆弄着手里的吸管，面前的黑咖啡和两位好奇的女孩像是与周围的环境隔绝。人来人往的新天地的户外阳伞下，几乎每个人都会注意这三个夺目的女孩。三个人美得各有千秋，但是，其中一个，天真无邪的脸上却写满了过来人一眼就可以洞悉的幸福，这种幸福的光芒甚至盖过了她手上那枚差不多两克拉的钻戒。

“是什么人？到底怎么回事？”雅文迫不及待地问。

Coco 喝了一口黑咖啡，说道：“是这样的，上次从上海回悉尼，有一次，跟朋友去了一个鬼妹家 BBQ。这个朋友就是我跟你们提过的肖翰文，以前不是让他帮你们带过化妆品吗？那一天，他的表弟也去了，叫薛哲。我和他一见钟情，当时就留了电话，第二天就开

始约会。以前从没想到会认识这样的人，我很迷恋他，他也很迷恋我。三个月后，也就是两个礼拜之前，我们回国登记了，没告诉任何人，之后又回悉尼整理行李。”

苏薇不由自主地喷出了正在喝的奶茶，连忙用纸巾擦拭。以往每次来新天地，无论多忙苏薇都要跑去一家酒吧，只为去看看酒吧里那个五十英寸等离子显示器制作的电子鱼缸。每次用手碰碰缸壁，鱼儿就会随着指尖游弋或嬉戏，那可爱的样子总是让苏薇毫不犹豫地消费一杯昂贵的饮料痴痴地看着鱼儿沉浮，满足着自己的好奇心。今天，显然这种习惯被更大的好奇所替代了。但是故事本身比鱼缸的高科技元素更加让人吃惊。

“他很帅的，很高，身材很好，穿衣服韩国范儿，笑容很灿烂还有点邪气，开始我怎么也没想到他和翰文会有血缘关系，两个人外形上一点也不像。他开着 Maseratti，很多女孩子喜欢他。我们有很多共同的爱好，喜欢泡吧，喜欢同一个乐队，做事不太合乎常理。我们会喝着啤酒看日出，会做很多刺激的事情。海边，在太阳即将升起的时候，他跟我求婚，送了我这枚钻戒，是他用所有的积蓄买的。他说，如果我不答应他，他从此就是一无所有的人了。他说他会用余生带给我最大的幸福，我答应了。他还说，他怀里抱着的我，和我手上的这枚戒指是他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一切。当时即将出升的太阳可以作证。之后，我们在凌晨无人的海滩上疯狂做爱。”

苏薇开始挠头，雅文深呼吸了一下问：“你家人怎么说？”

“我是登记后告诉我爸爸的，他快被气死了，我们大吵了一架。你们也知道我和家人的关系一直不好。我说就算断绝父女关系我也要结婚，要跟小哲回中国，我带着自己所有的东西溜了出来。”

“那他现在在哪里？他们家人的意思呢？”苏薇开始点烟，手轻轻抖了一下，也许是这个消息太过突然。

“他处理一下那边的车和房子，过几天回来。我们的东西好多，两个人都超级喜欢购物，所以剩下的东西要用海运寄过来，怕是一个集装箱那么多吧。哈哈。他们家人还不知道，之前他在那边也

没有工作，不上学。家人一直希望他回来帮助家里，现在除了翰文只有你俩知道。你们怎么一点也不为我高兴啊？”

“我们？”

瞬间，雅文和苏薇的心里想起了来接机时的对话。四岁，是啊，虽然只有四岁的差距，怎么此时此刻两个人的感觉仿佛彼此相差了一个世纪，无论如何，这个消息太突然了。

沉思了片刻，耳边萦绕的是 Coco 嘴里薛哲爱吃什么，喜欢什么颜色，两个人的约会……空气再次静止，雅文和苏薇把饮料一饮而尽，掩饰着心里的不安。

“Coco，你真的算是结婚了？你是不是电视剧看多了，跟人家学离家出走，千金小姐什么活都不会做，去了婆家才知道煮饭。”雅文翻开饮品单，重新点了一杯咖啡，顺手推了一下苏薇说：“苏薇，发什么愣啊？怎么不说话？”

“我还没回过神，在努力想象 Coco 老公的样子，想来想去，完美得一塌糊涂。不过，你们就没一点不合适，或是什么问题吗？”苏薇摆弄着自己裤子上的口袋，看向自顾自沉醉的 Coco。

“也有，”Coco 咬了一下嘴唇，“他，其实什么都好，就是不太喜欢读书，还有……”Coco 用吸管搅动着咖啡里的冰块，冰块跟咖啡杯撞击出清脆的响声。

“还有什么啊？”苏薇迫切地想知道答案，如同等待揭晓超级女生冠军一般。

“他的那里比较小。他说是因为他小时候比较胖的关系。”Coco 低下头，咬着吸管，不住地眨着眼睛。

“啊？哪里？”苏薇不解地问。

“就是那里啦。”Coco 红着脸，拿出吸管，扔到桌子上，将咖啡一饮而尽。“不过没事，我们还好。”

“哈哈。”苏薇和雅文一起大笑，瞬间明白了“那里”的指代对象。

“不过这样的老公也算靠谱，缺憾都是美。”雅文笑着说。

女人是世界上最虚荣的动物，也是世界上最容易满足的动物。在欣然接受 Coco 精心准备的小礼物以及若干小时的恋爱汇报工作之后，苏薇和雅文被 Coco 的幸福深深感染，迫不及待地想见见这位在三个月内赢得一个女孩一辈子的帅哥。也许他们的结合是女孩子最为憧憬的，如同王子和公主，有过那么浪漫的恋爱，最终走入婚姻的殿堂。三个女孩叽叽喳喳地讨论着礼服的样式和教堂的选择。

喝完咖啡后，苏薇把 Coco 带回了家，两人费力地把箱子搬进门。

苏薇的家很小，是单身公寓，只有一间，更像是宾馆的房间。开放式的厨房，小小的洗手间，房间里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玩具。窗帘，沙发，床单都是卡通图案。整间房子，像是一个五岁小女孩的儿童房。小小的房间在 Coco 的大行李进入后显得更加狭小了。

来不及整理东西，洗澡之后 Coco 已经进入了梦乡。虽说澳洲和中国的时差可以忽略不计，但每次回国，Coco 都会这样大睡两天，调整精神，开始适应当地的生活。

也许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有了 Coco 的加入，让原来的房子像是家。苏薇倒了一杯牛奶，开始搜索网页，浏览着当天的新闻，同时登录了 msn。

晚上上网已经成了苏薇不变的习惯，白天杂志社总是忙忙碌碌，到了晚上需要一个人静一下，整理一下思路，当然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晚上八点整，电脑的右下角闪现出一个小小的方框“大熊猫已登录”，持续三秒钟，小方框消失，一丝甜蜜的微笑出现在苏薇的脸上。她默默地看着 msn 名单上的那个名字，拿起烟和打火机，蹑手蹑脚地去了阳台。

站在二十九楼，吹着凉爽的风，刚才的小兴奋在一点点平息，窗外的上海灯火辉煌，马路上的车辆川流不息。每天晚上，在“大熊猫”上线之后，苏薇总是喜欢一个人欣赏上海，似乎，这个忙碌的城市到了晚上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似乎可以听见它的呼吸。上海的夜是有生命的，它呼吸的频率似乎跟某个地方很相似，那个地方

很近，也很远。那是一个同样有着生命力的城市，而且，那个城市里有着那么多的故事和回忆。尽管离开了之后从未回去过，但是苏薇还是惦记着那座跟这里有着同样呼吸频率的城市，以及那个城市里一个永远忘不掉的名字。

苏薇叹了口气，回到电脑前，打开了 msn 的对话框。

芝士蛋糕：“小薇，最近怎样？”

青竹（苏薇）：“还好，工作特别忙，今天一个朋友住在我家。”

芝士蛋糕：“男朋友？”

青竹：“不是，一个女孩子，刚回国，马上就要结婚了。”

芝士蛋糕：“羡慕她？”

青竹：“羡慕谈不上，只是觉得震惊，她才二十岁，不过觉得她好幸福。他老公年轻，帅，有钱，对她很好，两个人还那么相爱。”

芝士蛋糕：“哪里会有这么好的事情？有时候看似完美的事情总是有更大的隐患，不要被表象迷惑。”

青竹：“胡说，你是嫉妒人家，看不得别人好。”

芝士蛋糕：“过于完美的事情是可怕的，你要相信我。所以说，缺憾是一种美。”

青竹：“可是我确实在她身上看到了完美。换个话题，北京今天热吗？”

芝士蛋糕：“很热啊，像是在洗桑拿。是不是在想这个天气他穿了什么？”

青竹：“你总是能猜到我想说什么。”

芝士蛋糕：“最近还是经常想着他吗，恨他，还是更夸张地在诅咒他？”

青竹：“想，总是会想。但是并不影响我的生活。最近有人追，好朋友也回国了，还是很开心的。”

芝士蛋糕：“追你的是什么样的人？”

青竹：“并不重要，也许下次和你聊天的时候，他已经是我的前男友了，不用浪费你的脑细胞记住那么多细节。”

芝士蛋糕：“这不是说明你很花心吗？”

青竹：“花心的人是幸福的。因为没有孤注一掷，所以轻松快乐。”

.....

芝士蛋糕：“你还是没从那个阴影里走出来！”

青竹：“也可能吧，也许一辈子也走不出来了，但是，我现在很快乐，晚安。”

苏薇关上电脑，芝士蛋糕的话还在耳边萦绕，过于完美的事情是可怕的，看着熟睡的 Coco，睡梦中似乎都在笑，笑得让人羡慕。每个女孩都梦想一个属于自己的白马王子，可以带着自己走入理想的国度，结婚是那么让人向往。

“Coco 好幸福。”苏薇在心里默默地说。

窗外的月光洒下，点燃着不眠的灯火，盛夏的空气中弥漫着花草的香气，慢慢地给树叶、草坪以及草坪上的小虫子催眠。苏薇呼吸的节奏逐渐跟夜色中上海的呼吸节奏一致，进入了梦乡。

是这里？又回到了这里，一片花的海洋。微风中，五颜六色的花朵在阳光的照射下分外鲜艳。远远的，他站在那里，穿着分别时的那件白色衬衫，慢慢转身，嘴角那一抹微笑灿烂得如同此时的阳光。苏薇走过去，静静地凝视着那张不能再熟悉的脸，触摸他的笑容。

听儿子在电话那头儿随便地说出了已经登记结婚的消息，肖月寒已经三天吃不好，睡不着。翻开小哲儿时的相册，相片上那个小家伙虎头虎脑地坐在木马上，嘟着小嘴，一切像是昨天发生的一样。可是，那曾经可爱的小嘴却道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小哲现在居然属于另一个女人了，一个素未谋面的女孩，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想到这一点，肖月寒变得烦躁。阳光穿过客厅通透的大玻璃窗，照射到肖月寒原本经过岁月洗礼但丝毫看不出痕迹的脸上，那张坚持注射羊胎素的脸上，由于焦虑也瞬间多出了几条细纹。

“老李，到时间去接小哲了吧？快去机场。听着，不许在上海逗留，直接回来。”肖月寒坐在沙发上，气鼓鼓地看着镶嵌在金色壁纸前的电视背景墙，面无表情。

家里的保姆和司机都提心吊胆，等着今晚的“暴风雨”，每个人都大气不敢喘一下。院子和房间都打扫得一尘不染，花瓶里都换上了百合，连屋顶花园的草坪都修剪得一丝不苟。

“干吗那么大声？”房间里走出了一位气度不凡的中年男人，两鬓有些许白发，合身的西装包裹着略微发福的身材，深邃的眼眸透露着无可言说的刻板。他慢慢地坐在沙发上，端起为他准备好的咖啡。

“我跟老李大声说话的权力都没有吗？”

“不是说好了么，小哲回来什么都不要说。咱们吵了这么多天，我们要做的只能是接受。现在他们的关系是受法律保护的，无论我们的未来儿媳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必须要微笑，这关乎我们家族的声誉。”薛振宇喝了一口咖啡，过烫的温度让他皱起了眉头。

“还能是什么好人家的姑娘，认识三个月就可以结婚，还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吗？现在外面的女人都一样，找男人都看钱包的。”肖月寒瞥了一眼薛振宇。

“我们的儿子眼光不会错的。再说，小哲这样也是你惯出来的，把结婚当成儿戏。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的，他很反叛，什么都会反着来。”薛振宇把咖啡杯放到茶几上，缓缓地站起身，走进书房。

车子行驶在上海到雨川的高速公路上，翰文把笔记本电脑放在腿上忙碌地改着文件，脸上始终是镇定自若的表情。英文的争吵声充斥着车厢的每一个角落。时而大声，时而低沉。经过了平静的述说，大声的争吵，温柔的安慰之后，薛哲终于放下了有些发热的手机，松了一口气靠在了座椅的靠背上，拿起了手中的矿泉水，咕咚

咕咚地喝了起来。

“我老妈不知道怎么了，一点时间都不让我在上海待，Coco 在那边跟我发火，我两面不是人。”

“小哲，这么多年，我相信我用英文吵架的能力肯定不如你。”
翰文笑着看向薛哲，停下手里的工作。

“真是郁闷，我爸妈在搞什么？不就是结婚吗？”

“小哲，你不知道结婚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吗？我都比较难接受你闪婚的现实，何况是姑姑和姑父那个年代的人？”

“真不明白，结婚是两个人的事情，搞得那么复杂干吗？”

“你很快就知道这是一件多么复杂的事情了。”翰文看着弟弟那张帅气而充满不忿的脸，笑着继续手里的工作。

在跟姑姑、姑父打过招呼后，翰文礼貌地离开。

肖月寒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对儿子的想念，把薛哲拥到怀里。之前几天她对儿子婚事的种种不满，全随着薛哲的出现而瞬间消失，话语中也全是温柔。

“小哲，想死妈妈了。”

“妈，为什么不让我把 Coco 直接带回来？”

“Coco 是谁？”

“就是黎可啊，英文名字。”

“不要跟爸妈讲什么英文，你总要先回来住两天跟爸妈好好聊聊。过几天，你就去接她。婚礼我和你爸爸都准备得差不多了，请了好多朋友。你放心，你的婚礼一定是最好的。”

薛振宇无奈地看着眼前的母子，正如自己预想的一样，无论老婆怎么跟自己争吵，一见到儿子就一定会顺从儿子的意思。前几天的争吵全是针对自己，想到这里，他不由得开始皱眉。

“小哲，我和你妈妈顺从了你的意思并不代表我们没有顾虑，你还是个孩子，婚姻中很多东西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婚姻是……”

“爸！”薛哲躺在沙发上，接过了肖月寒递来的苹果，一边吃一边说：“都什么年代了，你们想得也太多了，快点让我去上海吧。”